

翅膀

沐清雨——著

①

Horizon Love

之末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沐清雨——著

翅膀

Horizon Love

之末

①下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翅膀之末 / 沐清雨著. — 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5142-2387-3

I. ①翅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9424号

翅膀之末

沐清雨 著

责任编辑: 周 蕾

校 对: 岳智勇

特约编辑: DORIA

装帧设计: 好谢翔 谢臻昊

封面绘图: 大大黑

版式设计: 蚂蚁王国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a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463千字

印 张: 16.75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68.00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2387-3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五章 等花开，等你来 // 001

第六章 满身风雨，我从何处来 // 057

第七章 翅膀之末，脚步之处 // 150

番外一 以陪伴互为终点 // 235

番外二 未来都与你有关 // 250

后 记 十年之约 // 257

第五章

等花开，等你来

她曾祈祷满溢的光华里，有他的踪迹，拾级而上才发现，那些像他的背影，都不是他。今时今日，那副她渴望的肩膀，终于可以栖息。

南庭如约去了南嘉予家，桑桢也在，何子妍的事让她心情很不好，导致见到桑桢时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

桑桢觉察到她的异样，先问：“怎么好像对我有情绪？”

他们之间，从来都是直来直去，但南庭不想当着南嘉予的面问他“桑太太”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她说：“等会儿我和你一起走。”

南嘉予抬眼看她：“你是在帮我送客吗？”

南庭不答反问：“小姨，你叫我来有什么事？”

南嘉予把一份资料甩过来：“你是不是愿意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她语气并不十分犀利，气势却扑面而来。

南庭接过资料翻了翻，在确认这是一份关于盛远时的调查资料时，脸色瞬间变了：“小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南嘉予神色冷厉：“这是最直接的了解一个人的方式。”

南庭死死地攥着那份资料，语气和眼神一样带了些许锋芒：“你是学法的，是律师，难道不知道私下调查别人的背景是犯法的吗？”

“你和我谈法？”南嘉予的语气彻底冷下来，“一个在司徒家破产时袖手旁观的人，值得你和我谈法吗？”

南庭左手举着资料，右手用力地戳了几下：“这么一份冰冷的文字

就能作为评判一个人人品的依据吗？小姨，请你在下结论前，拿到切实的证据。”

南嘉予从未见过这样强硬的南庭，她气急：“等有一天他和我一起站在法庭上时，我会给他证据。但是现在，南庭，我明确地告诉你，不许你和他再有来往。”

“凭什么不让我们来往？”南庭毫不示弱地盯着南嘉予，坚定地说，“我是成年人，我要和谁在一起，我可以自己做主，就算你是我小姨，也无权干涉。”

“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你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我不会干涉。但你知不知道他这五年在做什么？”南嘉予几乎是劈手把资料抢过来，翻到第二页，指着一段文字说，“你住院期间，他人明明就在国内，为什么没到A市看你？两座城市不过相隔千里，两个多小时的飞机，他在哪儿？等你出院，他又飞去了纽约，三年半不到的时间，从一名普通的机长升任飞行中队的队长，还持有YG航空的股份！南庭，那三年半你是怎么过来的，你忘了吗？你用脑子想一想，但凡他心里有你，会把一无所有的你撇下，只顾出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吗？”

“是我喜欢他、追他，也是我瞒着他家里破产的事推开了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让他做什么？”南庭倔强地说，“我都已经说不要他了，他还留在国内求我和好吗？凭什么？”想到Benson说的盛远时在找她的话，她有些哽咽，“况且，我都从司徒南变成了南庭，他要找我，从何下手？”想到彼此错过的五年，南庭的眼泪掉下来，“你们在替我做决定时，有没有想过，我可能并不愿意改名字？”

从司徒家出事，南嘉予代表司徒胜已处理公司，以及司徒家财产事宜开始，南庭从未用这样强硬的语气和她说过话。甚至当年她病愈后，自己反对她读什么空管学院，她也只是很平静地说服自己，平静到南嘉予都担心，一旦不答应她，她会再度抑郁，才被迫妥协。

那个时候真的是想，只要她好好地生活，她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尽管南

嘉予并不明白，她为什么偏偏选了管制那个不被理解、不被尊重的职业。

然后这几年，南嘉予看着她从一个贪玩任性的小姑娘，蜕变成稳重、安静、独立的南庭。她一直庆幸，自己为外甥女选择了一次正确的人生，一个以南庭为起点的人生。每每想到姐姐南嘉清的生命得以延续，她都为之欣慰。南庭却说，她不愿意改名字。

南嘉予就动了气，这个在职场上无往不利的女人，用近乎冷漠的语气质问南庭：“姓司徒就那么好？他司徒胜己但凡是有半点做父亲的责任，也不至于让你走到今天！他就不配有儿女！”

“小姨！”南庭尊敬南嘉予，却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司徒胜己，“我身上流着的血，除了妈妈的，还有爸爸的，无论他做过什么，或是做错了什么，都不能抹杀他对我的爱。我请你，不要在我面前批评和评价他！”

“他爱你？”南嘉予冷笑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忆起旧事的愤怒，“他最爱的是他自己！他以爱情的名义带走了你妈妈，他又以父爱的名义留住了你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人父母的心情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做外公、外婆想念外孙女的心情！他原谅了那个肇事的司机，以此成为‘最有人情味’的企业家。”她像是一下子想起了太多司徒胜己的不堪，失去理智似的，气愤地挥落了桌子上的所有东西，“他有人情味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善者！”

“他不是！”南庭的情绪也已经控制不住，她几乎是疾言厉色地反驳南嘉予：“他和我妈妈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，而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，他是出于对妈妈的爱才舍不得我。况且，外公、外婆年纪大了，怎么照顾我？我那个时候才多大？没有了妈妈，难道还要同时失去爸爸吗？就算让我自己选，我也不会留在外公、外婆身边，我要和我爸爸一起生活，我要陪着他，替我妈妈陪着他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南庭脸上。

“小姨！”桑桢都没反应过来，直到意识到南嘉予抬手的动作，他要阻止已来不及。

南嘉予气得身体都有些微微颤抖，她甩开桑桢的手：“你妈妈已经死了！她永远都不可能再陪着任何人！”

南庭被打得偏过脸去，却自己擦去了脸上的眼泪，没有丝毫示弱和退缩意味：“她人是不在了，但她对我爸爸的爱、对我的爱，永远都陪着我们！我爸爸是原谅了肇事司机，从前我不理解，因此故意气他，事事和他作对，挥霍他赚来的钱，甚至不学无术，但后来我懂了，那不是他伪善，而是因为他懂得我妈妈的善良，如果我妈妈在天有灵，一定不希望我们父女俩这辈子都活在恨意里。”

南庭倔强地盯着南嘉予，那双像极了南嘉清眼睛的双眸涌现出无数情绪：“小姨，我感激你对我的照顾，这些本不该是你做的，但请原谅，我不能因此认同你对我爸爸对我们母女的爱的否定，以及人格的否定。还有盛远时，你不了解他，更不了解我们的过去，别说他没做错任何事，就算他错过，只要他爱我，我就要和他在一起，你同意与否，都没关系。”

南嘉予用那双冷厉的黑眸，盯着南庭眼睛深处，仿佛困兽在做最后的挣扎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不惜和我断绝关系，就为了那个五年置你于不顾的男人？”

“我没有想要和你断绝关系。但是小姨，你是职业律师，有着最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，怎么能凭这么一份资料就断章取义？没错，我们是错过了五年，那五年，我经历了从前不敢想象的难，但现在回想，那些所谓的难或许这世上有很多人都正在经历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尤其我还收获了比曾经视为生命全部的——他的爱情更珍贵的东西。然后，我们还能再次相遇，重新开始。相比之下，我已经足够幸运。可他却承受了本不该他承受的东西，如果可以，我倒真的希望过去的五年，他是置我于不顾的，那样，他会好受些。”

南嘉予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在她看来，此刻的南庭和去世的姐姐南嘉清一样，为了爱，宁愿抛弃整个世界。可姐姐最终的命运呢？她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享受幸福，就那样一声不响地走了。多少年了，南嘉予甚至都不

敢去想，那一天白布下姐姐的脸！

南嘉予注视着南庭的那双眼里，也蓄满了泪意：“他什么都没为你做过，你却还想着他快不快乐？南庭，你单方面爱他，不是一种卑微吗？”

可能起初是这样吧，为了获得他的爱情，她自卑又卑微地讨好和取悦，是单方面的。但是后来，他喜欢上了自己，也许是在某个瞬间，也许是日久生情，总之，他心甘情愿地为了她，选择回国发展，他悄无声息地为他们在一起创造条件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就是爱情了。

南庭近乎笃定地问：“如果我说，他在国外的那三年多，是为了找我，你信吗？”

“找你？跑到国外去找你……”南嘉予冷笑，“多可笑。”

“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”南庭吸了吸鼻子，“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，如果哪天小姨你想听我说说盛远时的事，我愿意随时过来。”

南嘉予看着南庭转身，一步一步往门口走去，她就想到那一年，姐姐南嘉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，她狠下心来：“如果你走出这个门，就永远别叫我小姨！”

南庭的眼泪终于还是忍不住掉下来，她回头看着南嘉予，像个孩子似的恳求：“小姨，你能不能别逼我？”

南嘉予却不再看她，转身进了书房。

南庭的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。

桑桢实在看不下去，他走上前：“小姨只是在气头上，过两天就好了，我会劝她。”说着抬手要为她拭泪。

南庭偏头避开。

手机在这时响起来，除了盛远时，还能是谁？

眼泪在那一刻流得更厉害了，止也止不住，南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又不想错过这个电话，于是，她就那么哭着接了起来。

盛远时人还在机坪，话筒里传来隐隐的风声，以及飞机的轰鸣声，他在略显嘈杂的环境中率先说：“齐正扬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，今天医院打

来电话，说她病情反复，有生命危险，我带他回了A市，今晚应该回不去了。”

他没有不理她，甚至还愿意解释，南庭当然是什么理由都能接受的。可是，是只和南嘉予的争执耗光了所有的力气，还是他的电话来得太过及时，她的声音卡在喉咙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盛远时等了几秒，又说：“是，我是有些生气，否则就算走得再急，打个电话的时间还是有的。但我想了一路，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不管是误会，还是确有其事，那五年，都发生了很多事，是我们无法改变的。我没有问你这五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是不想你再去回想那些艰难的日子，我虽然没有和你一起经历，但我能够想象，你过得并不好。”他停顿了片刻，像是在下决心，坚定地说，“蛮蛮，我爱你，爱到可以不问过去，你可以有秘密，只要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逼你，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就算你真的成为桑太太，只要你现在爱的是我，只要你还是坚定地选择和我在一起，就不会影响我对你的爱。”

南庭听到这里，哭得不能自己。

盛远时没有急着劝，而是语气更温柔了几分：“七哥不想惹你哭，只是，七哥不想再犯从前的错误，一个五年就够了，七哥实在不希望再经历一次。蛮蛮，七哥老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南庭哑着嗓子说，“你现在这样正好。”说着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抽噎着说，“你能不能今晚就回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这是相识以来，她第一次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。盛远时举着手机，回头看向那架自己刚刚从上面下来的飞机，承诺：“我争取赶回去。”他看了下时间，七点整，“我先带齐正扬去一趟医院，他毕竟还是孩子，万一他妈妈真的有什么，身边不能没有人，你在家等我，我回来直接过去。”

南庭本意是想让他回来，把那些自己瞒得很辛苦的心事告诉他，听闻齐小弟的妈妈病得那么重，她强迫自己止了哭：“我去找你！”话音未落，就开门走了出去。

桑桢追出去，一把拉住她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南庭挣扎着要摆脱他：“不用你管。”

桑桢却不松手，拉着她下楼：“我送你回家！”

南庭有些气恼地说：“不用。”

盛远时听见了桑桢的声音，以及南庭语气中的情绪，他在那端说：“先让他送你回家，蛮蛮，听我的。”

南庭却不肯，她固执地对桑桢说：“不用你送！”

“南庭！”

“桑桢，我请你让我自己走！”

“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？我们路上说，或者你怕他误会，我来和他说。”

南庭不给他手机：“我说了不用！”

桑桢却不接受她的拒绝，拽着她进了电梯。

信号开始有些不好，盛远时听见那边窸窣窣窣、断断续续的声音，他担心南庭倔劲上来再发生点什么，急得在原地转了个圈，跑向站在远处等他的齐正扬：“先去看看你姑奶奶派的车到了没有，小叔马上过来。”

齐正扬坚强地点头：“小叔你别急，我妈肯定没事的。”

盛远时摸摸侄子的脑袋：“对，你妈会没事。”

信号恢复后，他提高了些音量说：“蛮蛮，把手机给他。”

南庭不了解他那边的情况，她和桑桢在单元门楼下对峙：“该解释的是他，七哥，你不用和他说什么。”

“蛮蛮！”盛远时沉声，“把手机给他。”

南庭的胸口剧烈起伏，她既不想让盛远时和桑桢说话，又不想违背盛远时的意思，迟疑间，桑桢已经从她手上接过了手机：“盛远时……”

“桑桢！”盛远时直接打断他，先声夺人，“我不管在这一秒之前你们发生过什么，但下一秒她要做什么，你最好别拦，否则等我回去，我保证你会后悔。这是警告！我盛远时警告你，让她做她想要做的事，比如，坐飞机来找我。至于有没有航班，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你敢拦，就做好敢于承担后果的准备。我有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建议你不要怀疑。”

桑桎已经因为南庭对他的感情窝火不已，南庭莫名的抗拒更让他在一时间无法接受，他甚至不明白，南庭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弹，此刻又听见盛远时这么说，怎么能不恼：“盛远时，她为了你几乎要和她小姨决裂，你却和我说这些，你凭什么？”

“凭她爱我，爱的是我盛远时，不是你桑桎！”盛远时那么笃定地说，“至于她和她小姨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决裂不了。”

桑桎几乎就要摔手机。

此刻的盛远时和那夜被自己质问到哑口无言的盛远时判若两人。而他的底气，来自南庭的爱。这爱，是他桑桎多年来求之不得的。

他盛远时凭什么能坐享其成般得到南庭的爱？他们的相遇，明明是在自己和她相识之后，尤其这五年，他盛远时更是什么都没做过，怎么就能倚仗南庭的爱警告自己？他警告自己！就凭南庭爱的是他？是啊，南庭爱他，他就赢了。

桑桎知道自己输了，可他不甘心。隐忍多时的情绪在这一刻达到临界点，桑桎的目光因为盛远时嚣张的警告陡然犀利起来，他几乎是以挑衅的语气沉声道：“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盛远时，我就试试。”

试试我拦着她去找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

试试她和她小姨闹成这样的局面，你要如何收场？

桑桎说完径自切断了电话，随后用右手扣住南庭的手腕，第一次以男性力量的优势，硬拽着她往他车的方向而去。

南庭不肯顺从，用蛮力和他较劲，又伸手去抢手机。

桑桎不给，他的语气和脸色一样，冷若冰霜：“不是要去找他吗？我送你去！”

这种情况下，南庭怎么可能相信他的话？而何子妍的那声“桑太太”也让她在此刻非常抗拒桑桎，于是她有些强硬地说：“我不用你送！”

她一再地拒绝让桑桎的火气上升至顶点，他近乎粗鲁地把她扯到身前，双手扳正她肩膀，冷漠地质问：“做了这么多年朋友，怎么，还怕我吃了

你吗？有了盛远时，家人、朋友都可以不要了？南庭，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从前的我那么信任你，信任你像我一样，把对方视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，我感激你，感激你带我走出抑郁的阴霾，感激你平日来对我的关照；我也尊重你，尊重你的学术和为人；我还依赖你，当我遇到问题和麻烦，我总是第一个想到你。我一直庆幸，庆幸有你这样的好朋友陪我走过最艰难的岁月……”

好朋友？桑桢听不下去了，他如困兽般低吼道：“我想要的是你的感激和尊重吗？”

他不想要她的感激和尊重？南庭一时反应不过来，怔怔地问他：“那你要什么？”

桑桢的胸口剧烈起伏，他借着微弱的天光盯着南庭五官精致的脸，一字一顿：“我想要你！”

渐黑的天越发地阴沉，直到被一道闪电照亮，南庭才能看清周边的一切，包括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的笃定和挣扎，伴随而至的惊雷则像是他的怒意来袭，狂猛暴戾地扑向大地和她的身心。

南庭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她多希望是自己听错了。

桑桢却不给她任何逃避的机会，清清楚楚地重复了一遍：“我想要你爱我！”

南庭眼底的震惊和意外纤毫毕现，她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过往的一些片段，那些点点滴滴的瞬间，那些融洽温暖的相处，那些她身处困境时，他给予的安慰和鼓励，还有那些她笃定的没有掺杂任何利益与算计的纯粹的友谊……原来都是她一厢情愿的认定。

桑桢无疑是优秀的，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家庭背景，都不逊色于任何人。有多少女人在渴望他的垂青，期待他的爱情。可他的那句“我想要你爱我”的告白，让南庭明白了，自己不是得到了一份爱情，而是就此失去一位最信任和依赖的朋友、兄长。

这种失去，来得锥心刺骨。

南庭看到桑桎眼里的微光，胸口疼得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：“为什么？”为什么要爱我？为什么明知道我爱着别人，还要说出来？

是啊，这世上，有那么多的好姑娘，怎么我就偏偏爱上了你？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结局，我宁可没有在那一天遇见你。

桑桎比她还难过，他无比清楚，自己把这一句话说出口，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份渴望已久的爱情，还包括一个全身心信赖自己的朋友。

在滂沱大雨落下时，他把南庭抱进怀里，这是相识多年来，第一次，正大光明地以爱的名义拥抱着她：“我知道你不爱我，但我以为，至少可以让我爱你。南庭，我没有想勉强你，只是没到最后，我舍不得放弃。”细听之下，语气竟有些哽咽。

骤急的雨落在脸上，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南庭嘶哑着嗓子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以此，抹杀他所有的希望。

这预期中的答案如寒霜刺进桑桎心里，可他依然舍不得松手，像是要把南庭按进身体里似的，抱她更紧：“我哪里不好？怎么就非他不行？”

卑微到如同低到了尘埃里，然而，爱情的可贵和可悲之处就在于：爱就爱，不爱就不爱，与好坏、对错、是非、曲直无关。

南庭想要抬起头，在潮湿的雨里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：你很好，哪儿都好，但请你别为了一个平凡、普通又不爱你的我费尽心力。

可就在她动作的瞬间，桑桎敏锐地觉察到了，在误以为她是要挣脱自己的情况下，他的脸就覆了下来，想要吻上她的唇。南庭意识到他要做什么，就要推开他，可他的手像是枷锁，她的推拒显得太过无力，南庭挣脱不了，只能偏头去躲，桑桎的吻就落在了她脸颊上。

南庭因委屈和惧怕浑身都微微战栗着，她像一只受惊的小兽一样用尽全力扭动着身体要远离他，低吼着“不要”的同时，好不容易挣脱钳制的右手，抬起来就扇了出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响亮地打在桑桎脸上。

桑桎停下了所有的动作。

南庭也怔住了，她下意识要说对不起，可张了张嘴，终究没有说出来。

桑桢清醒过来，慢慢地松开了手。

南庭在模糊的视线中看见他微红的脸，她后退一步，又一步。

桑桢没有再拦她，他就那样站在雨里，看着她一步步退出自己的视线，直至不见。最后，他像是无处发泄胸中的闷气似的，把南庭的手机大力地掷向了自己的车身。

南庭不清楚自己在雨中走了多久，反正等她回到民航小区时，她的腿已经累得有点抬不起来，她也顾不得电梯里旁人奇怪的目光，就那样浑身湿透地站在角落里，直到十楼，出电梯时，她看见齐妙在她门口转圈。

南庭声音细若蚊蚋地唤：“妙姐。”

齐妙见到像是被打劫了似的她，冲过来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南庭冻得有点抖，她环臂抱着自己：“能先帮我开下门吗？钥匙在我口袋里。”

进门后，睡不着扑过来，齐妙抬手把它挥退，把南庭带进卫生间：“赶紧先冲个热水澡，别感冒了。”然后也顾不得什么，伸手去解南庭的衬衫扣子。

南庭有些羞赧地说：“我自己来。”

“你来什么啊？你手好使吗？”齐妙不客气地吼她，“都一样的，还怕我看啊？”说着又动手帮她脱牛仔裤，等把南庭扒光了，她打开花洒，试好水温，才把南庭推到花洒下，“多冲一会儿，去去湿气。”然后说，“我去给老七回个电话，告诉他一声你回来了，刚才一直打不通你手机，他急坏了……”顺手带上了门。

哗哗的水声中，南庭隐约听见齐妙说：“回来了，刚到家，一个人，淋了雨，从头湿到脚，洗澡呢，放心吧。她说要去找你？这都几点了？行，我不让她去，我会照顾她，还用你说？大嫂怎么样？知道了，要是你一时回不来，我明早再带她过去。照顾好齐正扬……”

南庭把花洒开到最大，半个小时后，换上了家居服的她，身上裹着齐妙硬给她披上的薄毯，嘴里吃着齐妙叫的外卖，可她实在没什么胃口，夹了几筷子就不想动了。齐妙看她没什么食欲，又想到她淋了雨，提议道：“要不我们喝点酒？”

南庭就要掀毯子：“我下楼去买。”

齐妙按住她，回对门起了一瓶红酒拿过来：“喝完睡个好觉。”

南庭倒了两杯，一杯给齐妙，一杯自己仰头干了。

齐妙啧一声：“哪有这么喝的？慢点。”

南庭一笑：“暖暖身子，还有点冷。”

齐妙就没再拦：“也行，免得感冒。”

南庭以此为由又干了一杯。

齐妙见她情绪不对，一针见血地问：“和老七吵架了？”

南庭摇头：“没有啊，他之前还打电话和我说，爱我。”

齐妙故意说：“那你因为太高兴了，兴奋到淋雨？”

南庭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喝完才答非所问：“恐男症的事我问过了，通过心理疏导就能治，但是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齐妙见状说：“我本来就没打算治，你不用请那个桑医生帮忙。”

提起桑桢，南庭心里难受：“妙姐，你说，男女之间真的没有纯粹的友谊吗？”

“纯粹的友谊？”齐妙听得笑了，“在我看来，男人和女人之间，只有彼此的爱慕和单方面的暗恋两种关系，至于那些红颜知己、青衫之交，不过是某些人打着友谊的名号保持暧昧关系的一个幌子而已。当然，性向不同的人，不包括在这里面。”

南庭无言以对。

齐妙却已经懂了南庭为什么会有此一问：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只对你想的事负责。”她拍拍南庭的肩膀表示安慰，“人生就是这样，有选择就有辜负，做人、做事都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更何况是容不下第三个人的爱情？

或者在你看来，老七不值得你为他辜负他人？”

当然不是，在她南庭心里，爱的，唯一爱的，只有他盛远时一个，如果和他在一起的代价是放弃全世界，南庭也不会有半分迟疑。只是，那些原本自己很笃定的关系就这样轻易地被桑桢一句话打破了，南庭终究是难过。所以这一夜，她放纵了自己，像是那一夜，齐妙不顾她的阻拦一样，抢着喝了很多的酒，直到远在A市的盛远时再次把电话打到齐妙的手机里，和她说：“我在机场，一个小时后有一趟航班，我就回去。”

南庭还记得齐小弟的妈妈生病了，她问：“姐姐没事了吗？”

盛远时温柔地纠正她：“不是姐姐，是嫂子，病情稳定下来了。”

南庭想到现在很晚了，又说：“你不要急着往回赶了。”

盛远时却说：“我答应了你要回去。”

南庭就笑了：“那我等你。”

盛远时也笑了：“好，等你睡醒，就能看见我。”

通话结束，南庭想看一眼几点了，可她怎么都看不清墙上挂钟显示的时间，然后，她好像就睡着了，意识模糊间，隐约听见有人喊：“南庭，南庭……”却怎么都睁不开眼睛。

盛远时是凌晨两点到G市的，他下机后直奔民航小区。齐妙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见到他还以为是做梦，眯着眼睛说：“你跑到我梦里来干什么？”

盛远时无奈：“她呢？睡了？”

“除非她有你的酒量，越喝越清醒。”在齐妙看来，她走的时候南庭是睡着了的。

听闻南庭喝酒了，盛远时眉心微皱，他伸手：“钥匙。”

齐妙明明听懂了，还故意装糊涂：“什么？”

南庭近在咫尺，盛远时也就没那么急了，他很有耐心地解释：“我不是告诉你走的时候把她那边的钥匙带出来吗？”

齐妙笑得贼贼的：“你这样不好吧。趁人家睡着登堂入室，万一出什